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名為「時代變遷」的巨石——從《活著》與〈鐵漿〉探討歷史洪流中的荒誕主義

作者：

葉奕呈 康橋國際學校 二年級 11D 班

指導老師：

劉聖德

壹、前言

一、研究目的

在閱讀完《鐵漿》後，文中關於工業化之巨大歷史變遷的情節讓筆者想起了先前讀過的《活著》，而兩部文學作品中主角的遭遇皆讓筆者不禁感嘆歷史「荒謬」之本質。然而，筆者對「荒謬」的本質、原因、意涵等都不太熟悉，因而欲於本文中，以上開兩部華文文學作品為基底，探究卡繆的荒誕主義哲學在文學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荒誕主義哲學的概念與應用，並將荒誕主義哲學與其他哲學理念進行比較俾使本文對荒誕主義有著更為深入之分析。

二、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問題

1. 在《鐵漿》與《活著》中，主角分別面臨了哪些不可抗之歷史性突發事件？
2. 卡繆式荒誕主義的「反抗」如何在《鐵漿》與《活著》中分別被以不同方式詮釋？
3. 在結構性的歷史變遷中，沙特式存在主義是否導向荒誕主義？

(二)研究目的

1. 以《鐵漿》與《活著》為研究客體，瞭解中文文學作品背後所蘊含的卡繆式荒誕主義與沙特式存在主義意涵。
2. 分析與比較《鐵漿》與《活著》中，作者如何透過不同手法呈現卡繆式荒誕主義與沙特式存在主義哲學思想。
3. 探討沙特式存在主義與卡繆式荒誕主義在哲學上的差異與關聯性。
4. 研究在文學作品中所設置的時空背景與社會環境下，沙特式存在主義與卡繆式荒誕主義之可行性。

貳、文獻探討

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朱西甯是台灣文壇中最具影響力的軍旅作家之一，朱西甯的寫作題材相當多元，涵蓋了「反共」、「戰爭」、「懷鄉」、「現代主義」等面向(陳建忠, 2012)。由於流亡、軍旅生活等生命歷程，朱西甯時常在他的文學作品中融入對歷史、權力、傳統的反思與批判，使其作品不只表現出文學的美，更蘊含著深層次的政治與哲學思想。正因如此，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陳建忠副教授也以「將美學高度政治化，也把政治高度美學化」來評價朱西甯的文學創作，點出了其作品在政治、哲學、文學之間所形成的獨特張力(陳建忠, 2012)。

前人在研究朱西甯的文學作品時，大多聚焦在作品中的故事情節呈現與文學手法，例如〈從「行為演出」到「心理演出」——朱西甯60-70年代(早、中期)小說的情節經營〉(張瀛太, 2009)、〈朱西甯六、七〇年代的小說實驗——以〈失車記〉、〈本日陰雨〉、〈現在幾點鐘〉、〈蛇〉、〈巷語〉等作品為例〉(張瀛太, 2007)，亦或是探討朱西甯本人在台灣文壇的定位與地位，例如〈反共作家？鄉土作家？或現代主義作家？——朱西甯文學研究史小考〉(陳建忠, 2012)、〈作為一種文化／文學生產場的「客廳」：論林海音、朱西甯的「佔位」空間〉(朱恬儀, 2020)。雖然之前亦有學者以哲學角度來分析《鐵漿》一文，例如〈現象的注視與開展：從朱西甯《鐵漿》看生命時間經驗〉(劉益州, 2010)便從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角度切入來對《鐵漿》進行針對生命本身的哲學分析，惟針對作品情節本身所蘊含的荒誕主義意涵之分析，特別是將作品情節置於「時代變遷」的宏觀架構中進行探討者，仍屬相對罕見，因此筆者欲於本論文中，比較《鐵漿》與《活著》這兩部近代中文文學作品，並以法國哲學家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為基底，分析文學作品中的存在主義與荒誕主義。

關於文學與存在主義哲學(荒誕主義在大體上可被視為存在主義之分支)，前人已有許多學術研究可供筆者參考與借鑑。舉例來說，〈卡繆的荒謬哲學與戲劇實踐：以《卡里古拉》為例〉(朱鴻洲, 2018)便分析了卡繆如何於《卡里古拉》這部作品中塑造出主角卡里古拉「荒謬英雄」的形象，同時還針對「荒謬」本身進行詳盡的探討。〈卡繆——荒謬世界中的勇者形象〉(洪藤月, 2008)則比較了卡繆

名為「時代變遷」的巨石——從《活著》與《鐵漿》探討歷史洪流中的荒誕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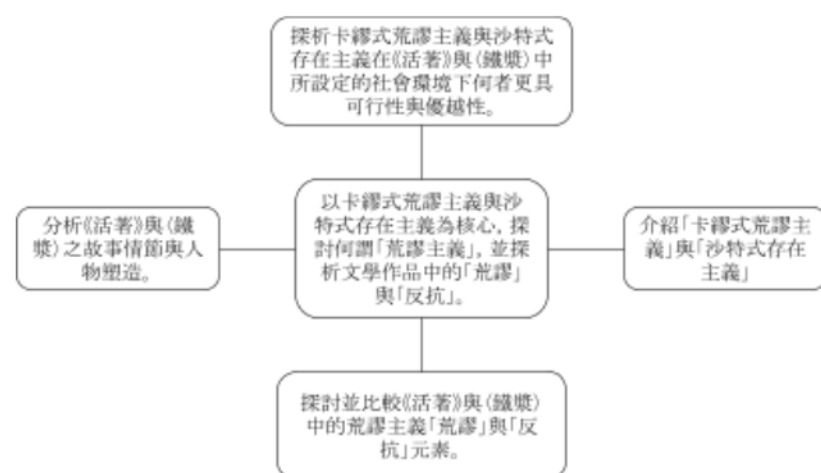
在不同的文學作品中(如《局外人》、《鼠疫》等等)如何反映出荒誕主義與荒誕主義哲學脈絡下的不同「反抗」。而《在荒謬中找尋生命的意義——包里斯·魏庸的《帝國締造者》》(黃雪霞, 2008)則探究了《帝國締造者》中如何反映出荒謬與存在主義之間的關係, 尤其探討了《帝國締造者》「荒謬中如何賦予生命價值」之存在主義問題。

本文以《鐵漿》與《活著》作為核心文本, 並以存在主義哲學為輔, 探討個體的生命經驗與結構性歷史變遷如何呼應卡繆式荒誕主義之敘事, 並進而分析卡繆式荒誕主義與沙特式存在主義在宏觀歷史中的關係。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圖一: 本文之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方法

(一) 文本分析法

筆者透過仔細閱讀《鐵漿》與《活著》兩部中文文學作品, 剖析兩部文學作品中作者對於故事情節之安排與角色形象之塑造, 並進而透過這些分析探討文學作品背後所蘊含的哲學思想。

(二) 文獻分析法

本文整理了許多探討荒誕主義與存在主義哲學之碩博士論文與期刊論文, 筆者透過借鏡前人對於卡繆與沙特的研究與歸納, 分析中文文學作品中對卡繆式荒誕主義的體現, 並比較卡繆式荒誕主義與存在主義與沙特式存在主義之優越性。

(三) 比較文學法

本文之內容環繞兩部近代中文文學作品, 透過比較《鐵漿》與《活著》中角色塑造與故事情節, 分析不同文學作品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詮釋出「荒謬」與「反抗」之概念。另外, 對於卡繆式荒誕主義與沙特式存在主義, 筆者也在本文中進行比較分析, 探討兩個哲學思想之優越性。

(四) 歸納法

筆者在對卡繆式荒誕主義與沙特式存在主義進行比較時, 透過將兩者應用在《鐵漿》與《活著》所設定的社會環境下, 歸納出卡繆式荒誕主義在多數情況下更具可行性與優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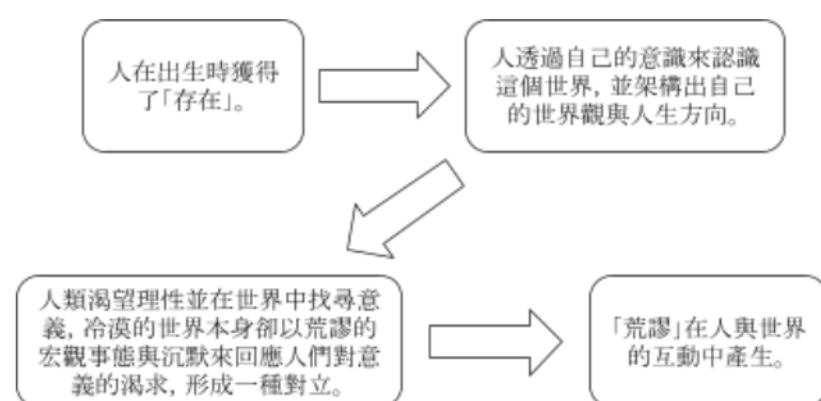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荒謬的歷史——以《鐵漿》與《活著》為例

(一) 存在主義與「荒謬」

「存在先於本質」可說是當代最知名的哲學語句之一，這句話也被視為法國哲學家尚-保羅·沙特「存在主義哲學」之要義。沙特主張人類在來到這個世上後，便獲得了「存在」，而奠基在「存在」這份基礎上，人類能依照其自由意志慢慢賦予自我「存在」的「本質」，換言之，人們能透過一個又一個的人生抉擇而讓自我產生價值，進而界定出自身生命的意義(約翰等, 1976)。然而，在生命中時常出現違背自身心願的事情，因此所謂「荒謬感」便會在人們的心中油然而生，而這種荒謬感便是一種人類對現實感到的「疏離感」，人類雖具有理性與自由意志，卻發現自己無法完全掌握自己在現實世界中的人生(袁梅芬, 2006)。換言之，在存在之起初，人們會在意識上去剖析周遭事物並建構出一個所謂「人們所熟悉的世界」，惟不論是生活上的巨大變動，亦或是生活不斷重複的乏味枯燥，咸使現實偏離人們所熟悉的世界，而讓人類與世界本身產生一種「對立感」(袁梅芬, 2006)。上述關於荒謬與空虛的產生在人的生命中實屬在所難免，因此各存在主義哲學家便大多聚焦在「如何面對荒謬」上，而非荒謬本身。

圖二：存在主義與「荒謬」產生演進圖(卡繆, 2017)



(二)《活著》與《鐵漿》中歷史的荒謬

1. 《活著》中，從底層角度看荒謬的中國近代史

在《活著》一書中，筆者發現四處都可見到歷史的荒謬。從福貴與龍二在身份上的轉換(福貴輸光家產，將錢都賠給了龍二)，到地主與平民在地位上的轉換(地主龍二被抓去批鬥槍斃，平民福貴卻逃過一劫)，接著再到生活形態上的轉換(原本在共產黨執政下還有食堂可以時常吃肉，在接下來的大躍進時期卻餓到連米飯都難以獲得)，最後再到共產黨政府內部的地位轉換(原本的縣長與共產主義士兵變成走資派，地位一落千丈)，都可看出近代中國史從民國初年到毛澤東時期不斷地發生荒謬之事，而老百姓卻只能隨波逐流，無法為自己的命運做主(余華, 2025)。

2. 《鐵漿》中，從舊時代的角度看歷史變遷的荒謬

在《鐵漿》中，歷史的荒謬主要體現於「鐵路」這個象徵著工業化的意象。在鐵路開通之前，舊時代的人們還在你死我活地爭奪著賣鹽的特許經營權，而故事中的孟昭有還以為爭奪到鹽槽後便可重振孟家，因而獻出自己的生命來換取家族對鹽槽的壟斷，不料他死後隨著工業化的到來，鹽在該地已不再是珍稀的商品，價格一落千丈，使孟家在風光幾年後又馬上家道中落，而孟昭有的兒子孟憲貴也因為貧窮而死在路邊(陳大為&鍾怡雯, 2018)。筆者認為，歷史的巨大變遷讓孟昭有(舊時代的人)之堅持顯得如此荒謬，原本價值連城的東西，在一瞬間就變得一文不值。《鐵漿》中的荒謬歷史事件是一個典型的「荒謬」案例，孟昭有認知中所建構的世界觀還停留在「舊中國社會」，與鐵道所標示的現代化則表現出強烈的衝突與對立(惟此處之歷史性荒謬並非孟昭有喝下鐵漿之原因)。

表一：《活著》及《鐵漿》中的宏觀荒謬歷史事件	
文學作品	荒謬歷史事件
《活著》	- 第二次國共內戰 - 福貴被國民黨以強制手段抓去當兵，離開了家人，並險些在戰

	場上因為炮火與飢餓而死亡(余華, 2025) - 共產黨政府掌權, 地主與平民身份對調 - 福貴, 作為原本的資產階級, 因為家道中落而逃過一死 - 農業集體化政策(余華, 2025) - 福貴一家受到人民公社的恩惠, 餐餐都能夠吃飽, 甚至有時能吃到肉, 過了一段平穩且幸福的時光(余華, 2025) - 大躍進 - 食物供給大幅度減少, 連吃米飯都是個奢望, 生活水準一落千丈, 讓福貴一家險些餓死(間接導致家珍死亡)(余華, 2025) - 文化大革命 - 城內人人皆在互相批鬥並暴力相向, 原本的權貴瞬間成為受眾人唾棄的走資派與罪人, 福貴的戰友春生也因為是前縣長而被批鬥, 最後上吊自殺(余華, 2025)
《鐵漿》	- 中國現代化(鋪設鐵道) - 鐵道進入原本的鄉村, 舊時代的「搖錢樹」(鹽槽)已近乎沒了價值, 家財萬貫的孟家又再次家道中落, 孟昭有的死失去了意義(陳大為&鍾怡雯, 2018)

(三) 小結

在本文所聚焦的兩部文學作品中, 兩位作者皆描述了在宏大的歷史洪流中, 微小的個體是如何被引領至各種荒謬的社會情境, 更凸顯出這世界「荒謬」的本質, 亦即一個短時間內的變動, 可以長久地影響一人的人生, 而個體卻無法對荒謬的世界做出有效的改變, 只能以「反抗」的方式接受命運。

二、卡繆式反抗者在文學中的詮釋

(一) 何謂卡繆式「反抗」?

卡繆所提出的荒誕主義是個樂觀的哲學思想, 其認為發現「荒謬」只是生命中的轉折點而非結束點, 亦即當見識到世界的殘酷後, 人們應開始將生活的一切視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開始進行精神上的「反抗」(袁梅芬, 2006)。卡繆曾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一書中提到:「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幸福的」, 而「反抗」的精髓便在於此, 人們應該在充分認知到世間的荒謬後, 跳脫出生命的荒謬並依舊熱愛著生活、繼續體驗生活的方方面面, 重點在於生活體驗的「量」而非「質」(卡繆, 2017)。

(註1: 學界認為在卡繆式荒誕主義中, 「反抗」有著許多類型, 例如外在式反抗、為自由而反抗、調和式反抗等等, 惟對「反抗」類型之區分主要用於卡繆政治意識形態之探討上, 而本文之目的並非深入探討荒誕主義哲學於政治上之應用, 故筆者只會於本文中解釋些許荒誕主義之基本名詞, 並不會對基本名詞進行細微的類別化。)

(註2: 薛西弗斯為古希臘神話中被眾神懲罰將一顆巨石推上山頂, 而剛要到達山頂時巨石便會滾下去, 形成無限循環。)

(二) 孟昭有的反抗

孟昭有所面臨到的荒謬為「家道中落, 卻無法如自己所想的一般從沈家手中奪到鹽槽生意」, 因此孟昭有打算完全從根本上了結這種荒謬, 亦即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換取孟家的鹽槽壟斷權(陳大為&鍾怡雯, 2018)。然而, 「肉體自殺」這一行為在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被強烈批判, 在卡繆看來, 所謂自殺本質上就是認為「這世界因荒謬而沒有意義, 不值得活」, 而為了否定荒謬而自殺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行為, 因沒有「存在」便沒有荒謬, 所以一旦自殺完成以後, 自殺所要否定的客體便已被自殺所消除, 自殺的動機在自殺後已不成立, 形成邏輯上的矛盾(袁梅芬, 2006)。因此, 自殺若要在邏輯上成立, 其目的必須是為了「擺脫荒謬」而非否定荒謬, 然而, 為了擺脫荒謬而自殺本質上就是一種逃避行為, 在否定自身存在的同時還剝奪了自身透過反抗來否定荒謬的機會(卡繆, 2017)。

)。筆者認為孟昭有的目的應是否定世界的「荒謬」(試圖賦予生命意義)，卻以邏輯上自我矛盾的手段執行，因此，孟昭有在卡繆式荒誕主義的框架下並非一個合格的反抗者。

(三) 徐福貴的反抗

徐福貴所面臨到的荒謬為「珍視的人接二連三地死去」，而徐福貴的反抗方式則是最典型，亦即就算生命充滿著荒謬，卻還是繼續透過「活著」來接受並蔑視自身的命運，並且以平靜的心正面面對每一天的生活(余華, 2025)。筆者認為余華將本書的標題定為「活著」就表明了主角徐福貴如同薛西弗斯「反抗者」的身份，他雖不斷地面臨著家破人亡的悲劇並體會到了世界的不可理喻，卻還是選擇繼續體驗生活來對抗荒謬。

(四) 春生的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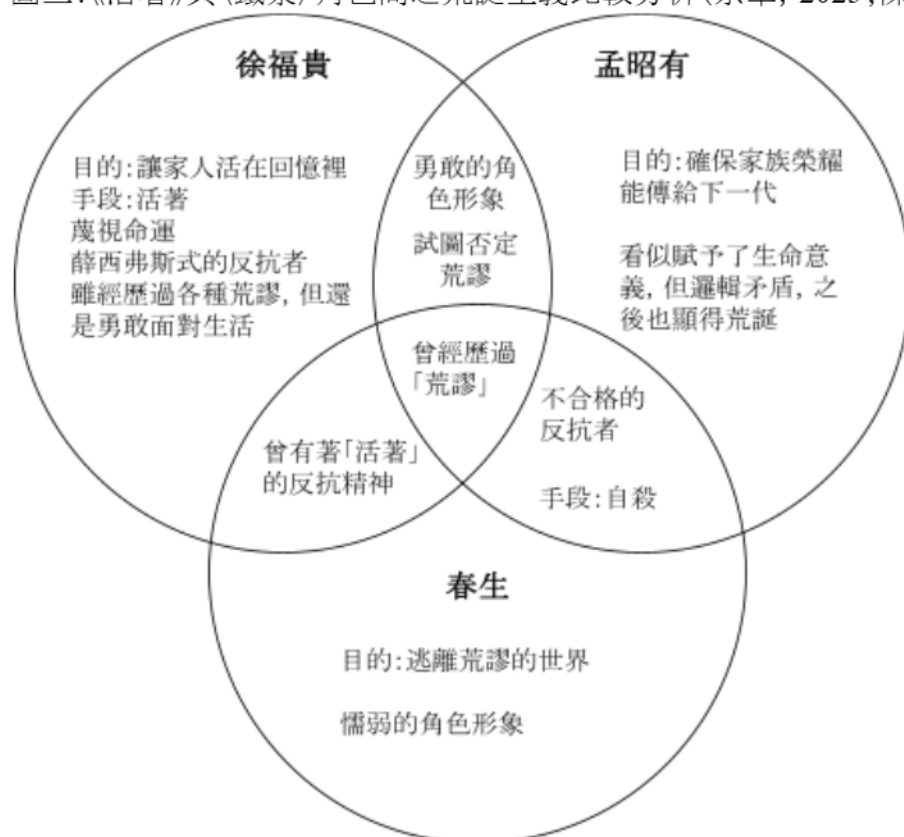
《活著》中的春生也面臨到了「荒謬」，在國共內戰活下來後，春生順利入黨並成為了縣長，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卻被當作權貴抓出來批鬥，成為了天然政治不正確的「走資派」，他雖有試圖在荒謬中找回對生活的熱情，例如前去與徐福貴敘舊並抒發自身的情感，最終卻還是走上了自殺的道路，也是卡繆式荒誕主義下不合格的反抗者(余華, 2025)。

表二：《活著》與《鐵漿》中的各種反抗

	對生命意義的渴望	產生「荒謬」的瞬間	如何應對荒謬(反抗)
《活著》：徐福貴	報答家人們在他年輕時對他的不離不棄，雖窮苦但也要成為一個好的丈夫與父親	1. 有慶因為幫徐福貴的老友春生的老婆輸血而失血過多死亡 2. 家珍罹患軟骨症，逐漸成為家裡的累贅，雖有好轉的跡象，卻終究還是逃不過死亡 3. 原以為鳳霞成親後家庭的未來將步入正軌，沒想到鳳霞卻難產而死 4. 女婿二喜在工作中被水泥板夾死 5. 孫子苦根因為徐福貴自己的疏失而吃豆子吃到撐死 總而言之，徐福貴珍視的家人們不斷地且接二連三地死亡(余華, 2025)	徐福貴的反抗方式為繼續與老牛福貴「活著」，並透過回憶讓家人與自己一起「活著」(余華, 2025)
《鐵漿》：孟昭有	光宗耀祖，讓孟家重新成為當地的豪族	孟昭有的老爹不務正業，使家道中落，而孟昭有一心只想重振孟家，卻在爭奪鹽槽的競賽中與沈長發爭的不相上下(陳大為&鍾怡雯, 2018)	喝鐵漿自殺，以自殺當作達成目的(奪到鹽槽)的殺手鐮，將理想託付給下一代，自己卻逃出世界(陳大為&鍾怡雯, 2018)
《活著》：春生	在國共內戰後於共產黨內尋求穩定且幸福的生活，並盡量彌補自身對害死有慶的愧	原本受眾人景仰的縣長與紅軍士兵，現在卻淪為階下囚，被扣上「走資派」的大帽子，生活狀況一落千丈且隨時有失去性命的風險(余華, 2025)	以上吊自殺來結束自己在荒謬世界中的存在，不願繼續活

	次		著(余華, 2025)
--	---	--	-------------

圖三:《活著》與《鐵漿》角色間之荒誕主義比較分析(余華, 2025;陳大為&鍾怡雯, 2018)



(五)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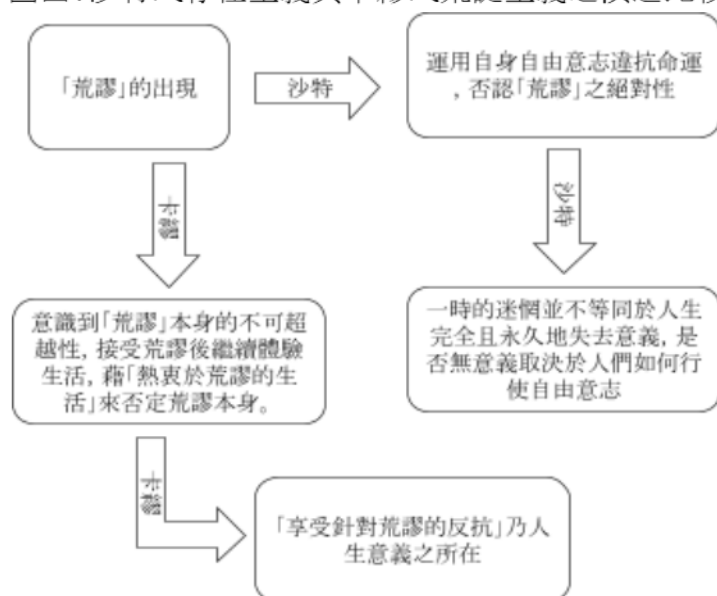
筆者認為, 在《鐵漿》與《活著》中, 唯一純正的反抗者只有徐福貴, 他就像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所讚揚的薛西弗斯一樣, 就算面對著不斷重複且坎坷的命運, 還是選擇繼續帶著熱情活著並藐視這種命運, 這種行為即是一種精神上的反抗, 而非像春生或孟昭有一樣透過肉體上的自我消滅來逃避「反抗」命運。

三、沙特式存在主義與卡繆式荒誕主義之比較

(一)沙特式存在主義與卡繆式荒誕主義之差異

沙特作為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 其所提倡的存在主義主要著重於「自由與責任」, 申言之, 沙特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是一張白紙, 擁有絕對的自由來探索這個世界並賦予生命意義, 而所謂責任則是從自由衍生而來的, 人們要對其自由意志下的行動產物負上各種責任(沈中衡, 2008)。接著, 因為沙特信奉著「絕對自由」, 所以他在面對荒謬之命題時, 並不像卡繆一樣認為荒謬是絕對且必定存在的, 而是認為荒謬能透過自由意志克服, 自由意志下所產生的一舉一動可以有效地否定並進而脫離荒謬, 簡言之, 荒謬可透過自由意志「改變生活環境」克服, 能決定自己在某個社會或歷史情境中的位置(沈中衡, 2008)。另外, 卡繆式荒誕主義認定人生毫無意義, 而這種毫無意義便是一種不可被超越的「荒謬」, 要讓人生有意義的唯一方式就是熱衷於反抗荒謬;而沙特則認為「存在先於本質」, 只要「存在」便可透過行動賦予一切「本質」與意義(袁梅芬, 2006;沈中衡, 2008)。以《活著》一書中的劇情為例, 筆者認為, 從卡繆式荒誕主義(根據《薛西弗斯的神話》一書的意旨)的視角中切入會認同徐福貴之作為, 肯認其在面對荒謬時選擇坦然接受並藉此表達出最大的否定;而沙特則會主張徐福貴若想改善生活環境, 那麼可選擇運用自由意志, 選擇與家人一同搬入城市並賭上一切, 亦可選擇繼續待在農村並隨機應變, 兩種主義之關鍵差異在於心態上的變化, 卡繆式荒誕主義認為應該就「承認人類無法對抗世界的荒謬」, 而沙特則認為應「相信自己的自由意志能改變現況(惟一人也可選擇不改變, 兩者都是自由意志的展現)」。

圖四：沙特式存在主義與卡繆式荒誕主義之演進比較（袁梅芬，2006；沈中衡，2008）



（二）歷史變遷中的荒誕主義與存在主義

筆者認為在宏觀且巨大的歷史變遷中，卡繆式荒誕主義較適用於普通民眾之上，如《活著》與《鐵漿》的劇情所述。申言之，筆者並不否認人們具自由意志與自由意志在通常情況下之有效性，惟面對龐大的社會結構性變遷中，個體只能成為變遷的參與者或反對者，實難以「領導者」之姿領導或對抗結構性變遷，畢竟所謂「結構性變遷」正代表著社會在階層與運作模式上產生了巨大的改變，而單一個體不可能推動整個社會制度的改變，就算成為推動者的一員，大多數人也無法真正做出關鍵性決定，只能隨波逐流並面對即將發生的巨大生活變化，如同《活著》中的徐福貴。存在主義之自由意志在結構性歷史變遷之有效性在於可以讓人有「選邊站」之權利，惟此種權利堪以認定為一種特權，亦即人們需要有足夠的社會與經濟資本始可在巨大變動來臨之前先投靠某方，大多底層的人民老百姓皆較為貧窮而無法依照自由意志做出實際行動，如同徐福貴，就算他認為搬離農村能有更多提升生活品質的機會，貧窮也令他與家人無法搬離農村。既然荒謬將會一個接著一個來臨，那麼也就只能坦然面對並繼續「活著」，盡量在新生活中找尋樂趣，此乃較為實際之「生存守則」，畢竟並非人人都有「見招拆招」之資本，也並非所有人都有「豁出去」的勇氣與本錢。

（三）小結

卡繆式荒誕主義與沙特式存在主義最為根本之差別在於對「荒謬」應對措施之不同看法，前者主張荒謬乃不可避免而不可超越之「難題」，僅能以「反抗」之方式解決；後者則堅信人類自由意志之有效性與絕對性，認為荒謬只不過是人生中之相對難題，透過絕對自由意志之行使便能迎刃而解。而在歷史結構性變遷之情境中，卡繆式荒誕主義較為實際，沙特式存在主義在理論上看似合理，惟忽略了現實中的客觀情況（例如個體之間的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差異），而使該思想趨於過度理想化。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荒誕主義於近代華文文學中的體現

在近代華文文學作品中（如《鐵漿》與《活著》），荒誕主義主要被套用於巨大的歷史變遷中，藉此凸顯出劇中角色的無奈，並展現出人物不同的人生選擇而使人物更為立體。舉例來說，在《活著》與《鐵漿》中，作者們便在福貴身上展現出了薛西弗斯式的反抗，而在春生與孟昭有身上表現出了荒誕主義所否定之「自殺」，成為了不合格的反抗者，可看出「荒謬」與「反抗」於文學中之複雜性。

(二) 結構性變遷中荒謬之絕對性

在歷史變遷中，人們通常都無法抗拒時代改變的浪潮，只能坦然接受新時代的新社會秩序，而「歷史變遷」本身即是荒謬之一大體現，人們所期待之世界乃是一穩定且令人感到熟悉的世界，惟現實世界卻以荒謬的社會巨變來回應人們之期望，讓許多人之人生失去了確定性，而這種隨機出現之「不確定性」使人們對人生之意義感到迷惘。

(三) 卡繆式荒誕主義之相對優越性

筆者認為在大多數社會變遷中，卡繆式荒誕主義之「反抗」應對方式乃較為現實之應對方式，雖沙特式自由主義符合人類之基礎認知且富有浪漫性，但現實卻荒謬而殘酷，大多數人最多僅能夠快速適應於荒謬的社會，而非妄想自己能夠成為改變世態的「英雄」。唯有坦然面對現實之行為，才能成為荒誕主義中如同薛西弗斯的「英雄」。

二、建議

本文對荒誕主義與存在主義之分析與探討並不完整，卡繆式荒誕主義有著許多面向，從抽象的哲學到現實的政治，卡繆皆在其作品中（例如《反抗者》）對各種議題以荒誕主義為核心提出批判，往後的研究可延伸到上開領域。此外，卡繆的眾多文學作品，例如《異鄉人》與《瘟疫》，都有濃厚的荒誕主義思想蘊含在其字裏行間，因此針對文學作品之比較可擴及到西方文學作品。最後，存在主義是個很複雜的哲學思想，本文因主要環繞在卡繆式荒誕主義，因而對存在主義之分析並不深入，往後之研究可擴及到針對各式存在主義之分析與該主義在文學中所扮演的角色。

陸、參考文獻

一、專書

卡繆(2017)。薛西弗斯的神話。大塊文化。
陳大為、鍾怡雯(2018)。華文小說百年選·臺灣卷。九歌出版社。
余華(2025)。活著(經典新藏版)。麥田文化。

二、期刊論文

約翰·麥卡利、師仁(1976)。存在主義。鵝湖月刊, (8), 40-43。
<https://doi.org/10.29652/LM.197602.0011>
張瀛太(2007)。朱西甯六、七〇年代的小說實驗——以〈失車記〉、〈本日陰雨〉、〈現在幾點鐘〉、〈蛇〉、〈巷語〉等作品為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 (12), 81-115。
<https://doi.org/10.6777/JLLS.200707.0081>
沈中衡(2008)。沙特存在主義之政治實踐。哲學與文化, 35(3), 37-55。
<https://doi.org/10.7065/MRPC.200803.0037>
洪藤月(2008)。卡繆——荒謬世界中的勇者形象。哲學與文化, 35(3), 57-75。
<https://doi.org/10.7065/MRPC.200803.0057>
黃雪霞(2008)。在荒謬中找尋生命的意義——包里斯·魏庸的《帝國締造者》。哲學與文化, 35(3), 91-105。
<https://doi.org/10.7065/MRPC.200803.0091>
張瀛太(2009)。從「行為演出」到「心理演出」——朱西甯60-70年代(早、中期)小說的情節經營。國文學誌, (19), 57-80。
<https://doi.org/10.6973/CJ.200912.0057>
劉益州(2010)。現象的注視與開展：從朱西甯《鐵漿》看生命時間經驗。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24(2), 1-14。
<https://doi.org/10.7037/JNTUHA.201012.0001>
陳建忠(2012)。反共作家？鄉土作家？或現代主義作家？——朱西甯文學研究史小考。文史台灣學報, (4), 51-78。
<https://doi.org/10.29511/TSLH.201206.0003>
朱鴻洲(2018)。卡繆的荒謬哲學與戲劇實踐：以《卡里古拉》為例。外國語文研究, (28), 69-93。
[https://doi.org/10.30404/FLS.201806_\(28\).0003](https://doi.org/10.30404/FLS.201806_(28).0003)

三、博(碩)士論文

名為「時代變遷」的巨石——從《活著》與《鐵漿》探討歷史洪流中的荒誕主義

袁梅芬(2006)。卡繆作品中的反抗精神[碩士論文, 淡江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

<https://doi.org/10.6846/TKU.2006.00309>

朱恬儀(2020)。作為一種文化／文學生產場的「客廳」：論林海音、朱西甯的「佔位」空間[碩士論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837/ncnu202000318>